



陈纳德

[美] 杰克·萨姆森 著 石继成 许忆宁 译

東方出版社

陈 纳 德

〔美〕杰克·萨姆森著

石继成 许忆宁译

东方出版社

CHENNAULT

Jack Samson

Doubleday, New York, 1987.

据纽约双日出版社 1987 年版译出

陈纳德

CHENNADE

著者/[美] 杰克·萨姆森

译者 / 石继成 许忆宁

责任编辑 / 邓蜀生

封面设计/郭振华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文字六〇三厂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2.25 字数/294,000

版次/1990年5月第1版 1990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3,750



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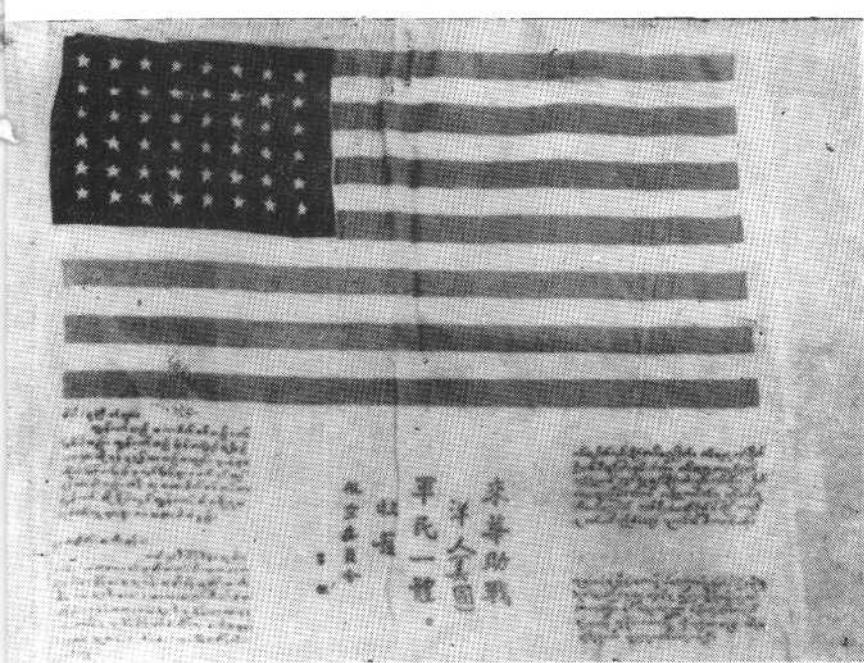
ISBN 7-5060-0110-1/K·33 定价 6.10 元



“飞虎队”使用的P-40战斗机



陈纳德与「飞虎队」队员一起



“飞虎队”队员上衣
背后的识别、救护标志



陈纳德与夫人陈香
梅（1947年在上海）

译者序

DJ 65/04

陈纳德这个名字对我国青年一代也许有点陌生，但对年过半百的中年人来说大概还有些印象。很多人都知道美籍华人陈香梅女士，她经常在海峡两岸奔走，为促进两岸中国人的接触作出贡献。陈纳德将军便是陈香梅女士的丈夫。

今天，我们将《陈纳德》一书介绍给中国读者，目的之一就是让中国人民了解八年抗日战争中除了有苏联飞行员帮助中国抗战之外，还有陈纳德所组织的美国“飞虎队”也为中国人民的这场神圣战争作出过贡献。

陈纳德是一名美国陆军航空队的退役军官。他有卓越的飞行技术，对空军在战争中的作用有自己的见解，敢于向权威挑战。30年代中期日寇侵略我国时，陈纳德抛开安定的家庭生活到中国来援助我国抗战，在当时国家航空委员会负责人宋美龄的支持下积极筹划和组织了一支美国志愿队。该队在成立后不到一年的期间

内，以寡敌众，以少胜多，打下了数百架敌机，鼓舞了大后方人民的斗志，也为该队赢得了“飞虎队”的美名。之后，该队归并入美第14航空队，继续在中国、缅甸、泰国和印度支那地区作战，取得很大的成就。

作者杰克·萨姆森本人曾是“飞虎队”的一名队员，了解陈纳德，因此，他对陈纳德的为人和抗日业绩作了较为客观的和充分的描述。书中对陈纳德与史迪威之间的矛盾、美英矛盾乃至陈纳德对苏联援华的飞行员的看法都有详细的记载。

陈纳德是一名军人。由于工作关系，他与蒋介石夫妇接触较多。他1945年第二次来华先是协助联合国进行在华的救济工作，之后又深深卷入了中国的内战和朝鲜战争。对这一段历史，作者也直言不讳地写出了陈纳德的思想和反共心态；记述了陈纳德介入中国内战、支持国民党政府的事实。

总之，本书所提供的许多事实和史料对我们比较全面地了解陈纳德及其与中国的关系会是有帮助的。

译者

1989年2月

第一部分

I

1937年5月8日下午，正当美国多拉尔邮轮公司的“加菲尔德总统号”驶向离旧金山不远的30海里处浪涛滚滚的太平洋的时候，站在栏杆边的一个黝黑的、身材魁梧的人抬头朝一群正在飞翔的海鸥看了一眼。几小时前，在轮船通过快竣工的金门大桥令人望而生畏的桥孔时，这群海鸥就一直跟随着它。

从西南方向刮来一阵狂风，此人将他的薄外套钮子扣了一下并转过身去，踉跄地向一排靠在白色舱壁的本制折迭式躺椅走去。他对在大海中摆动着的海轮不太习惯，因此当海轮迟缓地摇晃着

驶向大海时，他有些头晕欲吐。

他坐在躺椅上，从腋下抽出《旧金山记事报》时突然感到烦恼。驾驶过那么多飞机，怎么能让一艘翻腾的海轮来折磨自己呢？

他打开报纸，看了一下第一版。糟糕，真惨！标题上写着：“兴登堡号”飞船在莱克赫斯特坠地烧毁；已知 21 人死亡，12 人失踪，64 人幸免于难，他看了一下下面一栏小标题。“船只起火坠毁。大飞船行将着陆时出现熊熊烈火。一些乘客被烧死。一些乘客被燃烧着的飞船残骸抛出。另一些人安全爬出。据悉是引擎火花或静电引燃了氢气……”

他慢慢地把报纸放在膝盖上。天哪！这样死多可怜。乘坐这样一个比气球还轻的灌满了易燃气体的飞船有什么意思！人们一再警告德国人总有一天会引起一场可怕的灾难的。他伸手向敞着的外套里面的衬衫左口袋摸去，拿出一盒“骆驼牌”香烟。他打开那已很旧的银色打火机盖子，点燃了烟卷，深深地吸了一口。烟充满了他的肺部。他边吐烟雾，边笑了一下。烟一离开他的嘴唇就被海风吹走了。也许这次旅行对他的咳嗽有好处。这讨厌的慢性气管炎在他有记忆的时候就有了。这个病再加上耳背使得陆军航空队坚持要他提前退休。他在 46 岁时就退休了。当了 20 年战斗机驾驶员，现在全完了。现在，他既然不正式在职，至少可从旁观察此事。他在阿肯色州的温泉住院期间，这一挫折一直使他耿耿于怀。当一个人觉得他在浪费自己的生命时，他是能感到这种苦涩味的。

回想起那些年头——他初次驾机和领取任务；他和妻子新婚燕尔，有了孩子的时候，他认为自己也许会与以前不同了。起初，他似乎还可能在陆军航空队建功立业，特别是在 20 年代中期飞机还是那么新鲜的事情，对一个优秀的战斗机驾驶员来说，是有这种希望的。至少他可以取得一个上校的永久性军衔。这样全家就有

了保障，同时又有一个受人尊敬的地位。可搞了20年才是一个上尉，即使在近几个月已被晋升为临时少校，那又有什么好炫耀的呢！

他在栏杆上掐灭了烟头，将头靠在金属的舱壁上。天哪！他在这里干什么？在这艘横跨太平洋去中国的陌生船上干什么？在路易斯安那州沃特普鲁夫的内尔和孩子会快乐平安的，至少在今后他担任中国国家航空委员会顾问的3个月内。不过，去担任这个工作的想法还是有点儿不太正常。一个月有一千美元薪金，这是一大笔钱。将来他回家以后，这笔钱对他的农场有用。可这肯定不是他原来打算干的事。每年此时，鲑鱼在邓萨斯河中产卵，它们饿得会袭击任何诱饵。嫩芽发绿，田野可以播种。在崩塌的河岸和水沼地上有着大群大群的水禽。那红翅膀的美洲黑鸟在沿着河套处飞翔时会发出一种像长锈铁门开关时发出的叫声。

他咕啾了一声，站起身来并随手拣起报纸。他顺着栏杆走了约十来码，走到一扇沉重的金属门前并拉动那门。他的鞋跟在金属地面上发出沉重的撞击声。他沿着一条昏暗的走廊，来到了一个门上标有12号的客房。他转动门把，进了房，把报纸扔在双层床的下铺上，使劲脱去了外套，将它挂在门后的衣钩上。

他从床下拉出了沉甸甸的皮箱，在褪了色的蓝地毯正中，打开了箱子。他伸手去箱边上的口袋中掏出一瓶美国威士忌酒，小心地将它放在小木桌上，又从金属洗脸池上面的医药箱里拿出一只玻璃杯，将琥珀色的威士忌酒倒了一些在杯里。他一仰头，把酒一口吞下。他将箱子推回双层床底下，在桌旁坐下，打开台灯，将一个用皮带捆住的破旧和老化了的皮公文包解开。打开包后，翻了一下其中的东西，随手拿出一叠纸放在桌上。

这是一次长途旅行。到檀香山要7天，再要十来天才能到上海，因此，他有充分时间作出各种计划。他在搭火车去旧金山的途

中，故意不写什么东西，以便留在海上旅行时解闷用。

他翻开新的绿皮护照，朝上面印着的字看了一眼。“本签署人美国国务卿恳求所有有关人士准许持照人安全和自由通行；如有需要，请给予美国公民克莱尔·李·陈纳德法律援助和保护。”

下面还写着：“本护照于 1937 年 3 月 26 日在华盛顿经我授予并由美国国务院盖章。”

在正页上，他看到：“持照人特征：身高 5 英尺 9.5 英寸，头发黑色，眼睛棕色；辨别特征：前额上有疤；出生地：得克萨斯州康莱斯；出生年月：1890 年 9 月 6 日；职业：农场主。再下面是他的签名。他想到自己的职业，不禁笑了一下。得克萨斯对农场主来说真是一个鬼地方。

他合上护照，将它放进公文包。他拿起一叠纸来，开始一张一张地翻阅。当他翻到他在寻找的东西时，他将手放在桌上，边念边瞪大着眼。第一页顶端的笔迹居然是洛伊·霍尔布鲁克的。他是前航空队的飞行员，曾与他一起在布鲁克基地呆过，现在任中国中央信托局的机要顾问。

“空白的地方是让你写上你的姓名、麦克斯韦尔空军基地等内容，我填写了几个空白处。这是我给委员长的信的副本。”

下面是 5 页纸。霍尔布鲁克已在该填陈纳德名字的空白处都已填好了他的名字。该信事实上是一封推荐陈纳德当顾问的信。霍尔布鲁克详细介绍了陈纳德的资历，并说，如能将陈纳德少校作出妥善安排，也许可以说服陈纳德少校辞去其在美陆军航空队的任务。此前，陈纳德曾同霍尔布鲁克讨论过由陈纳德担任顾问的可能性，因此，有关工作的条件事先已商定。陈纳德要求全面负责和管理先进的追击训练，并能在选购军备、零部件和所有追击机和设备的仪表方面有表达意见的机会。他想请麦克斯韦尔空军基地的两位老友威廉·（“比利”）麦克唐纳和约翰·H·（“卢克”）威廉

森当他的助手。他要求成立一个飞机情况报告部门，负责收集和传送情报给战斗机和轰炸机司令部。他还要求有权印发所有训练手册，供学员、中队指挥官、战术单位和战斗机单位用的教材。此外，他还要有权酌情为中国高级军官开办一所类似陆军航空队的高级学校。

如果他能得到上述东西，他将考虑同中国政府签订一项服务两年的合同并可在合同期满后续签。

他的年薪为 1.2 万美元。来到中国和在公司期满后回到美国的路费均由中国方面提供。一旦伤残或死亡，他家可得一年的薪金。如他去世，他的遗骸将运回家乡。

这次为期 3 个月的考察旅行的费用是由中国政府负担的。之后，要是陈纳德同意担任顾问，他得从美国陆军航空队退休。中国人当时只知道，陈纳德正在休假。

这封信说个没完。陈纳德放下信时笑了一下。洛伊这个好小子，永远不忘记朋友。他无意认真考虑签订一份两年的合同。他深信他能在 3 个月内向中国人提出关于中国空军战斗机师所需的所有咨询。

他把背靠在直直的木椅上，笑了一下。不错，他至少不是单枪匹马了。卢克·威廉森和比利·麦克唐纳曾与陈纳德一起在航空队里搞过多年特技飞行。一年前，他俩在上海以南的杭州当飞行教练，教中国学员飞行。麦克唐纳将专程去日本神户欢迎他，并同他一起去中国。

他喝了一口威士忌，之后又去摸烟。3 个月看来不算长。能再次见到卢克和比利令人高兴。他要做的是在船上把一切该办的事办完，余下的事就好办了。毕竟，现在是 5 月，再过 3 个月是 8 月。那时，他可以回到路易斯安那州。打鸽子季节从 9 月 1 日开始，在这之后是打鸭子。他微笑了一下，将文件塞进了皮包。他深

深深地吸了一口烟。这艘大邮轮在进入太平洋的汹涌波涛中时抖动了一下。

在第三天快过去的时候，他已习惯了邮轮慢吞吞的速度而且可以毫不蹒跚地在甲板上到处走动。头几天，他还因步履艰难而烦恼。他的胃肠由于他长年在战斗机上要特技而不受摆动的影响。

尽管大海比较平静，可是一些旅客还是不好受。靠近他的客房有十来位旅客。起初，许多人不去吃饭。只是在第三天，他在甲板上和餐厅里才发现有几个人。几名身穿海军制服的人在夫人陪同下去夏威夷海军基地服役。

在餐厅里，他坐在第16号餐桌。还指定他坐4号救生艇。开始，他不明白为何要指定救生艇，但第三天下午3时30分船长搞了一次乘坐救生艇的演习，他才明白其意义。他觉得身穿鼓鼓囊囊的救生衣同其他旅客坐在船上有点滑稽。但他是一位军人，十分懂得常备不懈的道理。

他作为一名陆军航空队的军官，多年来一直爱玩牌。在机场上起飞往往要等待。这等待的时间都是靠打扑克、玩桥牌来消磨的。他同内尔长期来一直爱在军官俱乐部里打桥牌。他爱玩这种牌戏。到了航行第四天时，他碰到另外几位海军军官，并同桑切斯上尉和夫人以及另一位叫尚茨的军官一起打桥牌。

陈纳德爱运动。他渴望能在船上搞点什么激烈的运动，但他只能满足于在甲板上快速行走。他对在甲板上扔木盘的游戏并无兴趣。他从小就爱在路易斯安那州的森林和河沼地中进行激烈运动。沿着邓萨斯河，他捕捉鲈鱼、猫鱼。他为逮住貂和麝香猫而设下陷阱，用0.22口径的单发步枪射击松鼠，用猎枪打水禽。他年纪稍大一些后，又在河谷的坡地掩护下打鹿。他独自一人时最高兴。他身强力壮，反应又好，所以他擅长各项运动。在学校时，他

在垒球上出类拔萃，以后成为一名教练。1907年他从路易斯安那州师范学校毕业后，他在靠近沃特普鲁夫的吉尔伯特村的学校里教过书。

船靠近夏威夷时，天气变坏了。5月13日那天，他睡得很晚。中午起来后，他穿上圆领长袖运动衫、灯芯绒裤和球鞋，戴了一顶帽子在甲板上作例行的散步。在无线电报室门口停留时，他看到走廊上的布告栏上有用打字机打的当日新闻。本星期四，新闻媒介最关心的是英皇乔治六世和皇后伊莉莎白的加冕典礼。在西敏寺教堂举行的加冕典礼引起了世界大多数地区的注意。美国劳联领导的一次大罢工使匹茨堡的琼斯和劳克林钢铁公司的两家工厂关门和27,000名工人失业。约翰·刘易斯开始活动，将全国钢铁工人组织进一个大工会。在另一页纸上有西班牙叛军打退保皇军对托莱多城的一次进攻，同时还有叛军飞机对比巴奥郊区投下了100来枚炸弹的消息。陈纳德边看边摇了一下头。飞机已日益成为战争的武器了。

在抵达夏威夷前的一天，天不断下雨，大海很不平静。他被邀出席船长举行的晚宴。他很高兴见到海军司令诺克斯夫妇、奥康纳海军少校夫妇。那晚有机器马比赛，他赢了两美元。还有舞会，由邮轮乐队伴舞。但正如他在当夜日记中写的那样：“晚上想跳舞，可船摇摆得厉害。”以前，他从不写日记，但一想到这一旅途中可能遇到的种种情况，他买了一本小小的笔记本，每日记下一些琐事。

在檀香山的逗留并无大事可言。他对能重访早年呆过的卢克机场感到很高兴。1923年底，他担任过第19战斗机中队的指挥官。他又有机会会见一些老朋友。休姆·皮博迪来到他的船上，他们一起在杨氏饭店喝了一杯。邮轮在清晨6时离檀香山驶向日本时，大雨如注。

他知道船到神户至少要 10 天，因此他决定向中国人递交一份有关追击战术的初步纲要。这是积他在航空队 20 年之经验的基础上写的。他对当时中国的空军是个什么样子不甚了了。他只有霍尔布鲁克、麦克唐纳和威廉森给他的一些点滴情况。但他认为，他向中国人交去的任何关于战斗机战术的情况对他们来说都是新东西。

他掏出他那本翻旧了的《防御性追击的作用》的书来。这是他在 1933 年在亚拉巴马州麦克斯韦尔空军基地当空军战术教官时写的。他于 1934 年后写成交给上级，但此事不了了之。当时及后来的一些大人物都深信未来的空战是靠重型轰炸机。那时能当意大利军事理论家久里奥·杜赫将军的门徒是件时髦事。他有关使用重型轰炸机进行饱和轰炸的著作《未来战争的必然方面——空中优势》以及《19……的战争》被译成法文并为法国《雄鹰》杂志作为单册发表，题为《空中战争》，以后又被译成英文，题为“制空权”。当时欧洲十分认真对待该书。1931 和 1932 年的意大利人和同期的英国人都忠实地、一字不改地遵照执行。法国人彻底改造了他们的军用飞机。因此，没有人有兴趣去谈一下一个不知名的上尉写的关于战斗机战术的东西，特别是关于如何对付重型轰炸机的战术的东西。

总之，杜赫所鼓吹的是集中大量远距离飞行和运弹量大的重型轰炸机。这些飞机分布在一些机场上。一有敌情，可以纵队派出。这些纵队对准战略目标，一批又一批的飞机以纵队形式飞去。杜赫认为地面武器无法形成一个能对付一批又一批轰炸机的防御，正如防御性的战斗机也做不到这一点那样。他设想，经过轰炸机三到四天的不断轰炸，被攻打的国家人民就会不惜代价求和。显然，欧洲的军事专家已经断定，轰炸机一旦进入空中，它就无法阻挡。

陈纳德一直认为这是一派胡言。他不断声称战斗机在未来也能发挥如同轰炸机一样的作用。他的上级对此已听厌了。他的教授战斗机战术的经验以及驾驶战斗机的经验都使他相信两件事：战斗机一定要飞，并一定要成队战斗。可是最大的问题是缺乏情报网。他知道，没有有关高速轰炸机的位置的源源不断的正确情报，要用战斗机去拦截是徒劳无功的。

他曾用过两架、三架和四架战斗机编组试验。他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战斗机空战的研究使他懂得一个老的军事公式：在其他因素都毫无二致的情况下，交战双方的火力差不是火力单位数的差别，而是火力单位数差别的平方，就是说，一个由两架战斗机编队的机组攻打一个目标，这不仅是二对一的优势而是四对一的优势。他断定，两机小组是最容易运动的并最能集中火力攻击轰炸机或敌人的战斗机，同时又最能保护每一个进行攻击的驾驶员。

一些航空队学校还在传授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空战的老概念——每一架战斗机离队俯冲目标并进行一对一的战斗。1931年陈纳德在战术学校时，他的老师克莱顿·比斯尔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著名驾驶员。他就在教授老一套的黎明巡航和空战的西线式战术。

1930年陈纳德在参加空中演习时深信这种教育的错误，以致他成了高级将领的眼中钉。一位中校在评论1931年的演习时谈了一些关于战斗机为何无法截击轰炸机的结论。陈纳德写了一篇有八页纸的批驳文章。陈纳德所在的学校就收到过亨利·阿诺德将军的一封信，信上说：“那个陈纳德学员是什么人？”阿诺德后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成了陆军航空队的将军级指挥官。

陈纳德一直无法使航空队的领导人相信他的理论的正确。1941年10月，阿诺德还向西点军校的士官生班说：“老实说，战斗机已经毫无生气了。”

现在,1937年春,陈纳德坐在“加菲尔 德总统”号上又恢复了他的写作。至少他可以设法向中国人推销他那一套战斗机作战的理论,因为照日本人当时占领中国领土的进度来看,中国人不久就会用得上这一套理论的。

他知道怎样向中国人提出追击飞行的建议,他知道需要什么样的警报网来发出敌人轰炸机来袭的预警信号,但他对中国空军的规模和备战状况一无所知。

在麦克斯韦尔空军基地,他曾组织过一个“三人空中飞人”杂技组。他的僚机是两名军官驾驶员比利·麦克唐纳和卢克·威廉森。他们驾驶的是高翼的波音P-12E式战斗机。这个杂技组是航空队中公认的最好的一组。1936年在迈阿密举行的泛美空中演习时,几位中国航空专家观看了他们的表演,其中一位来宾是毛邦初。他是由莫斯科训练的驾驶员。此人后来领导了中国空军,名字改为毛彼得。美国人的飞行给中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中国人向他们表示愿与他们签订由他们去中国教学的合同。

麦克唐纳和威廉森接受了邀请,辞去了航空队的工作,并于1936年7月11日从不列颠哥伦比亚搭乘加拿大的太平洋邮轮“俄国皇后”号去中国。与他们同行的有一些地勤人员,如斯特林·塔特姆、罗尔夫·沃森、约翰·霍兰和塞比·比格斯·史密斯(仪表专家)。当时,陈纳德对自己在航空队内的地位缺乏把握,因而拒绝了邀请。第二年,他的健康恶化,军医不让他飞行。这样,他又认真考虑接受当顾问的事来。卢克和比利一直把训练学校——笕桥中央航校——的情况告诉他。这所航校座落在杭州以东几英里的老空军基地上。他们告诉他洛伊·霍尔布鲁克已于1935年同已退休的杰克·朱厄特上校一起工作。他们提供的种种情况使陈纳德对中国的状况有了粗略的了解。朱厄特为创建笕桥航校立下